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銀瓶梅 第十九回 救劉陳謝仙點化 賺裴古唐師獲奸

詩曰：英雄量大福仍大，奸佞機深禍更深。

且睹害人終害己，虎狼枉用計謀侵。

再說謝英登久登仙班，故知過去未來之事。此日，已知陳劉兩人中了裴奸毒藥之謀，見他相詢，微笑曰：「奸徒暗算，故貧道特來救兩賢性命。汝兩位乃正大之人，心不狐疑奸陷，未免過於率直。故在奸徒局中不覺，還不知這裴彪是大奸臣之子，父子凶狠之輩。」即將前昔所陷害一一告知，又言：「汝二位在他暗算中，還不省悟乎？」

劉、陳聽了，駭然而驚，轉怒曰：「原來此人是起禍之由，一向入他術中，真令人可恨也！若非上仙說明，破其奸謀，久後還不知怎生為禍矣！」

謝仙冷笑曰：「今日他來，仍是你們中計，不出三天，你兩人一命又要遭他毒手。貧道不來，你兩命難活也。」

劉、陳二人大驚，忙問：「上仙乃智慧上人，先知先見，不知此賊今來作何計較？莫非通知古賊引彼來劫寨做內應，偽詐往招降的？」謝仙曰：「他來非劫營寨做內應，他將暗放毒藥，不出三天，你兩人中毒雙亡云云，是無藥餌可救的。」

劉、陳色變求救。謝仙曰：「不妨！貧道特來救你二位，乃佐唐有功之士。」命人取到清泉兩盅，向囊中取筆管一枝，用黃紙書硃符一道，取出黑丹丸兩粒，將符焚化水中，每盅開化黑丹一粒，令二人吃下。飲入不一刻，劉、陳吐出黑水多碗，內有二十個黑蛇蟲於地上伸縮游動。

二人駭然而驚，眾將多稱奇異。

謝仙又言：「此藥用毒蛇制毒藥煉成，取擇兇惡，日咒訣用人血封之。」

此毒藥一入人腹，毒蛇得五臟水，即變化生了。一日咬肺，二日咬肝，三日咬心，即死了。」二人聽了，不勝忿然，曰：「可惡奸賊，日作暗害，幸得逢凶化吉。今日若非上仙指示，又叨搭救，不然，吾二人一命休矣！一死也罷了，惟誤卻國家大事矣！與此賊仇如淵海之深。只拜謝上仙！」

禮畢，謝仙辭別起程。二人苦留不允，只得送出營外。謝英登遂駕燧雲靄靄，閃閃而去。

二帥回營酌議，將計就計：「想來此賊與古山寇合定計謀，待三天之後某兩人中毒死了，軍中無主，自然內亂之計，今不若三天之內，吾詐偽死了，將兩空柩正出山邊，軍寨中掛孝，在大營中挖掘深坑三個，每闊三丈，深三丈，用泥草浮搭蓋了上面，待他來踏營，一網而就擒。」二人定下計謀，不表。

再說第三天，裴、古二人命嚙囉兵私下山腳探明白，只見營外有兩新柩棺，用白布蓋住，即刻回報。唐兵看見他來私探，也不追趕，是奉將令不追趕的，以待彼來中計。

當日，古羈威冷笑曰：「賢弟，果有此妙藥，實乃莫大之功也。今夜趁他軍中無主，往劫營搶屍，用火燒之，一刻成功破其營，即兵多將勇，豈畏懼耶？」是晚，飽餐夜飯，各帶狗三千兵士，盡拿了煙硝火藥來燒大營。一程殺入。此日兵士入報，言「賊兵分兩支攻來」，但劉、陳二帥曰：「此日中軍兵報上，言有賊兵數人來打聽，一見我軍二新柩棺，即奔回。他日來探聽過，今夜來劫營了。且預備下破擒二賊。」陳、劉酌議算定，將五萬軍兵埋伏四營於松林中，單剩空營。

是夜二更，有巡兵入報：「賊兵分兩路殺入。」果然，裴、古各帶兵三千，分左右殺進。豈知一入中央，盡皆跌下深坑，喧嘩大喊。古羈威、裴彪正在後埋兵，方知中計。

劉芳眾將兵一見營中火把照亮，即刻四方殺入，數萬軍只向可惡殺去。

豈知賊兵六千多已跌下深坑，大約只剩得一二千兵，早已四散驚逃。車擠路小，跌死者太多。裴彪早被司馬、馬、魏三將擒拿下。只古羈威為盜七八年，地勢了然，已早逃脫。日後再擒。

天明，劉、陳升帳，押上奸徒裴彪，但此賊還未知歷來奸險之謀盡洩漏，想必黑夜中被他眾將兵誤擒捉下，一見陳升、劉芳，自然放脫了，以禮相待，我又有招寨之詞對他二人。一路同隨軍士押入大營，推上帳中。一見劉、陳坐在上面，大呼：「兩位賢弟，吾見大兵殺入，將吾擒下，速放脫，待愚兄將古賊首之謀一一說知。」

劉、陳二人一見此賊，氣惱他不過，又聞他以此語為騙哄話，為姦淫負義賊徒三番五次來圖害，劉芳拍案大怒曰：「賊禽獸，我今生與你何仇抑或前世與汝深冤？因寫丹青假結拜，暗中串同土狗官陷害嫁禍及我師生，故友，二姓頃刻家散人亡，及至傷了朝廷武員官兵數百無辜性命，種種大禍，盡由你起貪淫欲心，逆賊一念，迥非人類，乃禽畜不如。前日所行害也罷，今又來通謀古賊來劫營，不獨我兩人性命，幾連大小三軍皆損你毒手之中、敗壞君王公事。今日天眼昭昭，奸謀盡露，還敢言軍兵錯擒於你？思來求脫，待你再行毒害不成？」

裴彪聞責罵之言，暗暗驚懼：「此謀得三天，有何人來此盡行謀知？況除了古羈威一人，餘外一人也不敢泄，今羈威又逃脫了，哪人知此暗謀的？」

想來，只得硬言對曰：「兩賢弟何得反面無情？將吾拘下反將賊人放脫？況且一向謀害之事，一無影響，有何人為見證的？勿枉屈於我以此天地之詞。」

劉芳聞他言，氣忿咽喉，口不能罵；陳升拍案道：「罪惡不少，還敢刁詞抗語？前三天假來探我軍，敘飲之間，近室一言，暗下陰毒，再來收除我兩命，然後合古賊來劫我營。假言往招降，人面獸心，真令人一刻難容。」

眾兵丁見元帥怒罵，盡罵此賊心狠，人人怒目圓睜。

這邊司馬瑞是烈性英雄，想起賢表嫂撞死，登時忿起拔刀，二帥止之曰：「此賊父子同惡通賊，今殺之不能除他父，且解回朝，父子證罪，一網打盡奸黨，方得朝野昇平。」司馬瑞住手。二帥喝令，打他四十大棍。打得血肉淋漓，押鎖入囚車。又令三將帶兵殺上山，將餘兵、古羈威妻殺盡，搬運出金銀糧草、刀槍馬匹，然後放火燒山。

即日，拔寨登程。乃奏旨歸鄉，好生有度！

一人榮歸，州城兩姓父老宗親皆來迎接。文武官自然來請問聖安，然後與巡按見禮。本城司道、府縣、驛丞下員皆來叩見，接入省城，眾官接聖旨，宣讀，乃責罰本土文武員的，詔曰：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朕上承先皇寄托大位，仰荷天庥，自即位以來，待文武如手足，愛庶民如赤子，罔無盡其誠，是以各省設文立武，寄托以安民是任，亦若保之以赤守是，足體念朕之誠愛也！

不料，爾江蘇文武員不獨屍位素餐、不司民政，不除兇暴以安善良，且視民如草芥，況又貪賊受賄、不察覆盆含冤之民，妄抄家產坐位分，削民之脂膏以肥己。長寇之威烈以擾邊疆，差而強如蛇蠍；池民家有懸聲淒悲，至吏室有盈箱滿載；方麟咨嗟，鬼神忿怒。即今三姓之害，借事生端，妄捏劉芳通寇，手先復陷；陳升助寇，邪後利睨，梁瓊玉百萬資財，嫁禍抄家。陳梁兩業，若共瓜分，何異人盜狼寇，搶奪強橫？領王治民，實則害民；承君禁早，集則為暴。上負國恩，下凌黎庶。欺君不法，莫此為甚！

茲特旨敕陳、劉兩員，一巡按、一秉公，同文武受賄罔民負恩之員，扭解回朝。為首惡者，於本土誅戮，以警捏害孽民之惡。貪重賊者則令民回領抄家，以濟窮民。復還陳、梁故產，給歸原物。

上清欺君受賄之臣，下慰眾民被害之孽！

嗚呼！有善以彰，有惡必懲；國法無私，人情允協；與愛非君，可畏非民。聖言教訓，千古是趨。立法盡善，惟萬年肅遵。欽此！

宣旨詔一畢，不知本省文武官何如，下回分解。